

春秋經筵

漢書門類			
二〇六三	函	架	號
一三九	函	架	號
五八五	函	架	號

內閣文庫			
二〇六三	函	架	號
一三九	函	架	號
五八五	函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5 (20卷)
函號	289 18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三

左編 趙 鵬飛 企明

藏書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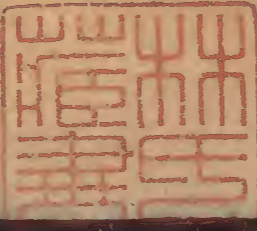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繼弒不書即信正也吾於隱公既言之

三月夫人孫于齊

允公之弒其謀甚晦方公與夫人如齊亦豈虞夫
婦之間萌逆弒之謀及公薨于齊魯人蓋以為齊
侯殺之亦不知其謀之出於夫人也雖夫人亦謂
魯之不我疑故喪之歸也亦從而歸歸魯三月而
魯人無知夫外與謀者其責於齊曰請以彭生除



之魯蓋以功不能得齊侯而甘心焉得彭生姑以當齊侯亦不知賊蓋在苦塊之側而不問也姦雄殺人而逃心猶有所不安况婦人之情乎喪歸三月魯時將練祭夫人懼與祭而干冥責也於是奔齊弑逆之謀至是乃敗夫人蓋自敗也魯於是始得弑君之賊然子母之間何以置之哉蓋絕之可也而莊公幼稚有所不忍焉聖人以為法不可以恩掩義故春秋於是奔也黜不書氏為魯誅之而為莊公絕之也公穀皆以去族為未爵命此亦未爵命邪吾前論去族為聖人之書法於是足證者矣內諱奔例書遜避之也其實奔也

夏單伯送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忠孝無二道移孝於忠同是心也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魯於齊有不與共戴天之讎而天王命以主婚是置人於不孝也為魯侯者宜何以處之寧辭王命以避讎可也蓋王命有義可辭父讎無言可避故君子寧廢其公而存其私是天下之通理也如是則忠孝不失為兩全今魯上不辭王命而下無以避父讎既遣單伯為天子送王姬矣乃為築館于外以待之示不接於讎也然一舉而忠孝兩失外王姬則於王為不忠歸王姬於齊則於

父為不孝魯儀之計初以為築王姬之館于外則上不違王命下不接父讎矣蓋不思其忠孝兩失皆本乎築館于外也不忠不孝之罪其可以智免哉單伯魯大夫或者疑送王姬非魯所宜遂以單伯為王臣及見十四年郵之會單伯書於會之上若內大夫於是又改送為逆是二者均失也天王命魯主婚姬若魯女也故單伯言送而王姬言歸皆以內之辭書之苟以為逆豈有齊娶王姬而魯為逆者哉然內大夫未有書字者此書字者劉敞謂魯之孤是也公之孤四命附庸之君也如邾儀父之類故書字此為得之孤蓋魯附庸之君入仕

于魯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策命也若書所謂蔡仲之命文侯之命耳生而命之固也死而策命古無是理周官有職喪掌諸侯之喪泣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有事謂賻贈賵含之典也若其有功德於世者死有誄有鼎銘捨此無所謂錫命者焉衛襄公卒景王使人追命之此春秋之末叔季之事非制也極其原當自莊王啓之然以衛襄之為人而較魯允則景王之失為輕且允公天下之大逆生不能討

死復何辭以策命之則莊王尤為不君矣不書天
 闕文或者附會天德天討之事以求不書天之旨
 鑿矣書錫允公命其貶自著安在去天而後見貶
 哉不然王伐鄭不書天豈其貶非天討歟聖人立
 文自有體不如是之屑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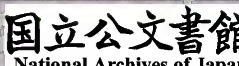
王姬歸于齊

夏送王姬秋築館于外至冬而後歸於齊久遲於
 魯何也見齊魯之兩不安也魯人不敢送懼不孝
 之罪暴於天下也齊侯不敢逆懼魯要其來而為
 父復讎也遲之已久齊知魯無復讎之意而後來
 逆之不書逆常事也觀王姬久留魯而情可見矣

魯主婚王姬若內女故書歸

齊師遷紀邢鄆郚

嗚呼齊襄狗彘也紀王后之國今王復歸女於齊
 紀亦有婚姻之好焉姬入齊而齊遷三邑者其人
 也其亦有親愛之心哉僖公見紀之納女於王則
 終身不敢謀紀襄公當王姬之歸而遷紀邑焉其
 父子為惡之輕重又可較矣春秋之書遷有三義
 有遷人之國者宋人遷宿是也有自遷其國者許
 遷於葉是也有遷人之邑者紀邢鄆郚是也遷國
 徙其都鄙城市而已遷邑則徙其民而取其地也
 或者白遷其邑而虛其地非也且遷者本利其地



而遷之若不取其地樓其民何益哉周之井田有田始有民春秋之世其法固存也遷其民而不取其田民何以置之然取邑曰取者不轉徙其民也遷邑曰遷者轉徙其民也齊不義而逼紀紀民有所不順焉故以師脅之驅其民而徙之東置於南甲居於乙疆其地而別之使若齊置之也取其地而民安之曰取取其地而疆其民曰遷聖人因事立文而義自顯也紀小國爾三邑既遷所存者幾何宜其不能立於大國之間則紀之亡若不久矣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魯附庸也未王命故以地舉之若邾牟婁焉莊公幼弱大夫專恣於餘丘叛故公子慶父專兵伐之然溺伐衛則聖人貶其族慶父專聖人不去氏何也於以著孟氏之孽蓋基於此不氏則無以見之故書曰公子非褒慶父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書齊王姬卒疑辭也王姬卒而夫人會齊侯於禚是誠可疑者允公千乘之君文姜與其兄謀之如獵狐兔王姬婦人又何恃哉歸齊八月而卒於齊死之善惡不可得而詳也齊之赴魯內有所不安

而赴之疑魯問其故也不知赴之而夫人遂出會于禚是乃所以致魯之疑聖人亦從其實以疑詞書之其意可見矣不然王姬卒常事爾何以書之或曰初姬之歸也魯主之故赴於魯非也十一年王姬歸於齊亦魯主之也其後何以不書卒

乙酉宋公馮卒

魯之允宋之馮一體之人也而其時又適相終始其同惡相比盜之常情允馮不死鄭亂不息然其所以亂鄭者實允馮之故宋馮出忽立突初以植逆黨也不惟利其黨而且利其賂賂不厭則始立而終惡之允之與突亦同惡者也突失宋則比於

魯亦同氣相求者故魯復摟之以伐宋及其未突為國人所疾而出奔則魯宋均無望於突矣無望於突亦可以已矣而二人之心以為突出則逆黨孤於是舍前日交兵之怨而同納突焉忽已得鄭而突居於櫟是鄭有二君也鄭有二君繫誰之罪歟允馮為之也允十七年高渠彌弒忽而立子亶使允不死兵釁復生矣幸允死而馮不能獨納突也及桓十八年齊襄伏甲殺子亶而立子嬰鄭蓋未定突猶在櫟使宋馮不死又未必不為突謀也今馮死矣故子嬰雖稚而君鄭十有四年突無如之何者失宋魯之援也故聖人於春秋重絕逆黨



蓋重絕逆黨則天下之亂息矣宋馮之卒聖人蓋幸其卒也

三月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衛朔不義而立不義而奔王法所不容也齊襄為逋逃主而久匿之至是五年復舉兵伐衛謀納朔也齊襄之行汚人牙頰天下同疾之而魯又有君父之讎其可與之俱耶莊公於此纔十有五君子蓋不可責其過也而深可誅者大夫之無君忘讎於內而專兵於外其可忍哉故去溺之族誅之重矣其後莊公忍父之讎而從其伐衛鬪王師而敗之上不忠而下不孝皆溺所以致其君者然也其

罪可勝誅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威王崩七年而後葬周無臣子而諸侯無王也左氏曰緩何止緩邪公穀以為改葬意之爾若然則何以不書改如卜之改也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春秋因事立文而褒貶自見紀季以鄆入於齊始隱終哀惟此而已故其文異凡大夫有罪者必書奔而此不書奔大夫竊邑者必書叛而此不書叛大夫貶者皆斥名而此不斥名蓋事可疑者聖人

不異其文無以判後世之疑此何疑哉季紀侯之弟也知齊將滅紀紀亡無日矣於是割紀之邑以出事齊其迹若叛紀竊邑而事讎也聖人不異其文後世豈不誣君子為亂臣賊子邪蓋紀侯疾齊襄之惡不忍北面於齊齊兵將臨紀也紀侯將築城鑿池效死而守之則民不能無傷全其民則社稷滅守社稷則民俱死紀季於是謀於君割邑以附庸於齊辱己以全兄之高因邑以繼紀之祀其為迹則逆而其謀則順其後遂國於鄆而叔姬有歸則宗祀不泯者季之功也故聖人書字若許叔蔡季之賢也不書奔非若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之惡也不書叛非若趙鞅入於晉陽以叛之逆也其意與文自見殆不可以迹而疑其情也或者不得其旨謬曰諸侯母弟皆書字宋公之弟辰陳侯之弟黃何以書名又以為未命者稱字既命者稱名莊公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書名是既命也至閔元年季子來歸乃書字無乃既命而復追命邪聖人惟書字書名去氏書氏為春秋之權舍此何以寓褒貶哉

冬公次于滑

有其實者聖人與其名盜其名者聖人責其實公次於滑將以救紀無其實安得享其名故聖人以

徒次為文不與其名也齊師次於聶北救邢名曰救邢安得無其實故聖人書夷儀之遷以責其實也滑之次莊公蓋幼也子同生迄今十有五年十五之童其能抗齊而救紀乎不能也實不能而徒出兵何益哉雖圖其名不可得也故書公次而不與其救無其實不與其名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文姜淫奔君子所切齒然元年奔齊聖人去其氏及禚之會祝丘之享復其族何也去氏所以誅其弒逆之惡不去氏則無以見其弒復氏所以重齊侯之誅不書氏則無以見其禽獸之行文姜固在

所誅也而一婦人何足誅哉所以痛誅者齊襄也若司馬之法在齊襄當服九伐之典文姜何足治哉詩人賦敝笱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鰈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魚大者敝笱足以制之文姜無足治者也南山刺襄公則曰南山崔崔雄狐綏綏以狐喻襄公襄公何以為人哉故聖人於春秋誅齊襄為重而以文姜為不足誅也享者兩君相見享於廟禮也以妹享於祝丘宣淫甚矣

三月紀伯姬卒

內女嫁於諸侯者多矣卒葬者不書惟紀伯姬之卒書恤其死於亡國之際也宋共姬之卒書恤其

死於宋之災也紀伯姬之卒紀猶未亡而所以書者為齊侯葬紀伯姬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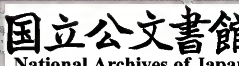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垂衛地謀納朔也鄭伯突自允十五年居于櫟以傳考之蓋未嘗入鄭也十八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子亶莊元年齊襄殺子亶祭仲立子嬰子嬰至是凡四年突居櫟子嬰居鄭鄭有二君子嬰之立不書於經則今日遇於垂者子嬰邪鄭伯突邪曰鄭伯突也夫世鄭之統者昭公為正昭弒而無子則統固絕矣亶嬰雖繼立乃昭之姪不可謂正而突雖篡實莊公之子又嘗君鄭矣聖人於此與其

世鄭之統者名與之實誅之也蓋不與其名則無以顯其篡之實然則遇垂者鄭伯突也蘇轍以為子嬰過矣且據傳所書則此遇亦非子嬰初齊襄伐亶問弒君罪亶會之為齊所弒祭仲立子嬰則祭仲固齊讎而子嬰祭仲所立敢冒不測以會齊邪則垂之遇必非子嬰也以聖人明鄭之世統則鄭伯亦當是突以左氏著子嬰之事則鄭伯決非子嬰此固若無足論者然傳世之統聖人重之愚故白聖人之意以明鄭之世統云

紀侯大去其國

聖人書紀之事何其異也前日紀季入齊為之顯



然隱惡抑揚其文必置於無罪之地今紀侯之去也又為之筆削諱避俾其不與惡人同科豈聖人之私紀哉原其情而已勢有所不能免者紀之滅亡是也齊之於紀蓋九世讎傳曰齊侯烹於周紀侯譖之今雖越數世而齊憾未已雖其事有無不見於經然觀齊謀紀之毒其或然也自僖公與鄭伯如紀而謀襲之距今十有八年觀紀侯於齊之僖襄均不見其有非常之怨而齊之謀日深紀侯下之蓋已無所不至允六年會允於郕冬來朝魯皆以求成於齊而齊不順九年又納女於王倚王之重以圖安齊亦未之平也十七年又為黃之盟

然襄公立而逼紀愈甚王又為之歸女於齊期以平其忿而反虐之王姬歸齊而三邑遷焉三邑既遷而紀無以自存矣故三年使季以鄆入於齊為春秋祀然前年秋入齊迄今之夏而後紀侯去之何哉蓋須季之安於鄆社稷有託而後去也則紀雖亡蓋與亡國異國亡必有滅之者而此不書滅明季之入足以止齊之滅也亡國之君必名責其不死社稷而此不書名明社稷在鄆實未之亡也亡國之君必書奔而此不書奔蓋釋然而去實非奔也然則紀侯在所褒歟曰不幸而至此尚何以言功區區之謀僅足以贖覆宗滅嗣之罪其何褒

然聖人必異其文者所以傷紀侯為國之難僅能存祀疾齊陵暴之惡而重誅其心也議者美之或推之大王之列擠之或陷於譚子之下皆不酌聖人之意而察其書法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滅人之國而葬其夫人小惠能掩大惡乎齊在所誅也魯為伯姬父母之國魯不葬之以為仁而使齊賣之以掩過則聖人書之不獨譏齊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莊公忘父之讎而交於齊則會可也遇可也盟之

亦可也何以狩為通於讎而託於狩兩相虞也元年既為齊主婚三年溺已會齊伐衛則通於讎久矣尚何虞哉蓋前月之通於齊公與齊襄未嘗交際也今之狩兩君相見也交際之間兩君不能無疑心故各以兵行徒以兵行則嫌於不順故以狩為言其實相虞也嗚呼不共戴天之讎終身之憾也今因狩一見而釋之莊出於空桑耶則尚何責若是允之子也其忍忘其父乎莊公於此不得與禽獸齒立於天地間尚可以人責之乎書曰齊人入齊侯所以人公也以人責公聖人猶加怒心焉愚以是知春秋忠厚之意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嗚呼齊襄宣淫一至是邪師三軍之聚也前日會于禚享于祝丘猶曰託會享之禮也今當三軍之衆而掩然無忸怩之心無恥極矣載驅之詩曰載驅薄薄箠第朱鞞路車也魯道有蕩齊子發夕朝夕蕩遊乎路者也四驪濟濟垂轡瀾瀾兵車也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蕩遊無厭荒樂不慙也其與春秋相表裏孔子存而不刪於以見六經之權也

秋郕犁來來朝

郕附庸也附庸之君未命者皆字儀父蕭叔是也

而此獨書名何邪夷也夷附庸不朝如介葛盧是也此獨書朝以朝禮見異於夷也則犁來蓋知禮者其卒能佐伯主尊周室而請王命為小邾子榮列於五等之君其知禮端自今日朝始故聖人進而書朝異於介葛盧為褒之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

衛宣死而無嫡嗣朝譖殺急壽而自立黔牟急之弟也又逐朔而得衛則朔與黔牟均庶也均篡也今齊師納朔而王師救黔牟其曲直之理則五十步笑百步爾然以彊弱論之則齊彊而周弱以尊

卑辭之則周尊而齊卑齊所恃者疆於天下也周所恃者尊於諸侯也然聖人作春秋蓋抑疆而濟弱抑卑而奉尊疆不敢陵弱卑不敢抗尊則天下治正春秋之教也今齊連五國之兵以臨於衛衛固不敢敵也周復何以救之今周室之師不能當齊五之一則宜其救之不濟也然齊師納朔朔卒入於衛王師救黔牟而黔牟卒出奔聖人於朔之入也志齊之疆而能納朔也不書納朔不與其納以抗王師也黔牟之出也不書出奔傷周之弱不能庇黔牟也不書王師敗績不與齊之得敗王師也四國皆人而內獨稱公人外所以人公也公忘

父之讎復從讎於不義以抗敗王師齊與三國均得逆王之罪而莊公兼受無父之誅也莊公至是生十八年豈猶有童心故也故聖人以成人之義責之也王人微者子突名也如子孔子朝之類或以字為褒或以名為貶皆非是褒貶在王師不在王人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魯五國之師抗王師而敗之逐黔牟而入衛朔之得衛其亦何安孔子曰汝安則為之朔固安於得位也尚何慙聖人書朔入于衛有所脅也公踰年



動衆越三時從讎於遠且不義而抗王師及是而歸尚何辭而飲至邪其告於廟必不曰敗王師也冊書之誣其可信之不有春秋後世何以證哉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左氏以為俘而公穀以為寶說者援書所謂俘厥寶玉遂以寶與俘為一愚以為此二說不可合若以為俘則貶在齊以為寶則貶在衛蓋俘者兵之獲而寶者國之賂也以理揆之此當為寶不可曰俘也且齊之伐衛期納朔而已豈貪其寶玉虜其人民也蓋朔脅諸侯之兵而復入衛其德於齊為多故以衛之寶賂齊齊以魯釋讎而從已且親也於是分而遺魯焉朔賂之齊齊分之魯其貶一也或者以衛寶比郟鼎曰鼎取於宋猶曰郟鼎寶取於衛宜曰衛寶器從名也愚以為衛寶不書衛無以知其為衛之賂非郟鼎之比君子觀其文而察其義不可鑿言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初文姜之淫奔莊公蓋幼也故聖人每每誅齊而責姜今莊公既冠矣而姜宣淫於二國之間春會於防魯地冬會於穀齊地也齊魯之民不勝其恥而莊公不恥也猗嗟之詩曰猗嗟昌兮又曰猗嗟

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言莊公長大而美既成人矣而不能防閑其母此詩人所以刺莊也且一婦人之出入豈難制哉而莊公縱其淫而不恥尚何以爲人子乎莊公至是蓋冠矣聖人所以責之重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天地大變明不可以常情度之然不可謂無應而然也惟君人者常懷畏天之心而懼其爲變兢兢修德建皇極於天下則天地位萬物育何有於變彼陋儒者規規指一事之應一物之驗以爲知天此淫巫瞽史之事君子所不學夜恒星不見變之

大者夜中星隕如雨天意豈可測哉視其變而戒懼修德以弭之無問其應可也楊雄曰聖人不求知天此言足以爲萬世法若公羊何休楊氏之罪人也恒星列星也星隕如雨志其多也或問其故曰吾知其變不知其故

秋大水無麥苗

周之秋夏之五月五月麥將實而大水焉爲水所厭而不實故先書大水繼書無麥苗以見災五月麥未登場不可舉其實故曰麥苗說者以麥苗爲二物麥且未艾安得徒有苗此蓋疑五月之際麥將實不可曰苗也不知未登場圃安得舉其實二

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則穀既登場圃矣故明舉其實此則麥未實為水所盡耳何疑乎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秋師還
兵出以名有名之師直直則多助兵出以義不義之師曲曲則無功魯之與邾未嘗有一日之憾莊公無故出師而次於郎此何名哉故陳也蔡也有所不從陳蔡不至公懼不勝乃治兵習戰合齊師

以圍邾不義甚矣故邾雖不支寧降齊而不降魯不義之兵雖小國有所不服自春動眾迄秋而還三時暴露於外且與讎比君子危之及其返也書還不書至蓋無功而返何辭而告廟也公之舉可謂不自量矣齊為讎而不報邾無憾而興兵已方忍讎事齊以幸喘息安能脅陳蔡而必其至哉徒見齊嘗脅陳蔡以伐衛已亦脅之以伐邾陳蔡其肯聽已如聽齊邪甚哉其不自量也已既釋父讎而事齊齊固親之矣則圍邾之舉求於齊可也何必陳蔡蓋邾介於齊魯之間於陳蔡為遠與齊伐邾則疑邾服齊而不服已於是寧遠求陳蔡而近

捨齊不知陳蔡雖弱其能從吾役哉其不至也必矣二國不至卒不得已而求齊齊至則邾固非我有也夏邾已降齊及秋而後還蓋莊公舉事不謹失措於邾遲留而不返愧無辭以飲至故書還不書至志其實也或者以還為善辭夫出師無名伐國不義三時而反猶曰善之春秋之法不如是之疎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凡弒君稱人君無道也諸兒之惡薰炙天地非特齊惡之魯亦欲其死也非特魯惡之天下後世均為太公誅之也而諸兒之弒書無知何也蓋二惡並著不可捨其甲而存其乙諸兒之無道不待書無知而後見無知之事非名則不彰何則無知仲年之子僖公以年為母弟愛之異於他弟而施及其子無知蓋習寵為常諸兒一旦絀之能無怨乎怨者亂之媒也於是弒諸兒而自立焉故著無知之名所以見僖公寵弟之禍不可不戒也春秋於此所以明親親賢賢之道不可偏廢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春秋之法有非名氏無以見褒貶者則雖微而必書如劉夏逆王后于齊是也有不在名氏而褒貶

自見者則雖尊而不書會王人盟於翟泉是也蓋不書劉夏無以見其卑而任尊者之職一書王人則已見周之微而王人下盟此詳畧之判也今莒之盟所責在公忘父讎而為齊謀立君書曰及齊大夫盟其義已顯不在大夫之名氏而後見襄貶也及齊高偃盟則罪在高偃而不在公公及齊大夫盟於莒則罪在公而不在齊故畧外而詳內辭之詳畧聖人之意可見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齊襄無道見弒其嗣勦絕子糾小白皆僖之子而襄之弟也以世統論之則均不當立而子糾出於

魯小白出於衛子糾倚魯而謀入故書納小白脅彊而自入故書入納與入均不正也而小白彊而得之書曰齊小白入於齊篡也然莊公於齊不共戴天齊之亂魯宜討之也而反憂之初盟其大夫謀為之立君及是遂躬伐齊而納子糾焉或者曰此以德報怨也愚以為不然怨有淺深如壇站之爭干戈之憾以德報可也不共戴天何所逃之而可以德報耶釋父讎而冒不孝之罪於萬世之下德何有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報怨猶不可以德而況父讎乎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春秋內戰未有書敗績者皆為之諱也今乾時之戰不諱敗則聖人之待莊公蓋亦薄矣皆魯君也厚於他而薄於莊何哉見莊公之不足齒也人莫不有父而莊公獨無父有無父之國則齒莊公有無父之人則重莊公矣公自春及齊大夫盟夏遂伐齊納子糾齊小白既乘閒而入則公可以已矣尚整兵而與齊戰折北不支佚獲而逃使無讎而為齊納糾猶有義不義也今為讎納君已無父矣

雖義何益哉況小白兄子糾弟也公穀經文皆書糾而不書子明糾不當納也內忘父讎而外為齊納不當立之君莊公之過非徒日月之食也終身之罪也尚何足為諱哉故不諱敗露其惡也或者以我伐齊為有復讎之名故聖人與之不諱其敗榮之也噫君子觀莊公果有復讎之心哉為齊主昏從齊伐衛受齊遺俘及齊圍郕盟大夫豈今日之戰一旦背齊好而直為父復讎且莊所納者讎之子而名為復讎有是理乎七月會葬襄公而八月及齊師戰其戰之意可見安用諛諛為無父之人文過哉或者又以没公不書為公恥夫敗且不

諱尚何恥之沒哉戰不書公緣上公伐齊之文也
 如僖二十二年春公伐邾秋及邾師戰於升陘同
 義學者無多穿鑿以紊經體則褒貶自明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小白之惡於是甚矣已既先入以得齊齊人安之
 小白何虞哉糾糊口於外已不能和協則縱之可
 也小白必殺之而後已曰吾所以絕人望而杜後
 患也小白其亦有天倫之性哉鄭莊克段滑在衛
 不殺也宋殤得宋馮在鄭不問也夫既攘其位而
 勦絕其命君子其安乎則小白之姦蓋加鄭莊一
 等宋殤之用心猶恕於小白也小白之意蓋見夫

鄭突不殺忽卒出入歸奔如傳舍故於此必取而
 殺之則齊安焉蓋不知其惡直出於鄭突之上而
 萬世不磨也故聖人於齊書人則知其為小白於
 糾復書子則見其不宜殺也左氏謬以為魯殺之
 論語威公殺子糾召忽死之孔子之言與春秋所
 書炳若日月學者安得信傳而戾經也然書此者
 亦足以見魯不能庇而為齊所取是乃所以譏魯
 也

冬浚洙

隘哉莊公有童心也吳江劍閣洞庭孟門天下之
 險也或者越而過之若趨平地洙何足恃哉孟子

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莊公不孝天怒民怨四鄰叛之舍齊蓋無通者前日俟陳蔡不至知四鄰莫有齒者公又納糾賈怨於齊乃區區浚其溝澮以為備齊之具不其愚哉楚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小白不畏而問罪焉何畏於洙莊公徒勞民動眾以為此無益之舉敵人蓋望而笑之何益於備齊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于長勺

齊伐我也何以不書伐不與齊之來伐也乾時之敗齊取子糾殺之齊亦可以愬然矣今又稱兵以涉吾地幸魯潛知逆而敗之長勺魯地也聖人書公敗之而不書來伐子奪蓋可見矣允十三年齊衛鄭來戰於郎內無詞以敵之故以三國自戰為文今公敗齊於長勺無詞來伐故以偏敗為文內外異體戰敗異名而曲直一判春秋之文誠不可俄而度也

二月公侵宋

莊與宋未嘗有怨也以為修先君之怨歟則允之末年尤親於宋亦無一日之憾也且齊為殺父之讎而莊實比之尚何宋問然則公侵宋忿兵也何忿乎忿宋之薄已也莊之不孝父讎不能以義復

三頁七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
廿典
母淫不能以禮閑天下皆以為齊侯之子宜諸侯之不齒也居位至十年四鄰無一介之使以交於侯人五年伐衛之役宋陳蔡雖同之其實從齊不從魯也三國蓋取與同列矣故圍郕之役待於郕而陳蔡不至薄莊之不足與也長勺之勝蓋亦偶然莊公於此遂以其兵力之彊而侵宋焉忿宋薄己不能自反而修身齊家自咎所以不齒於人者何故乃無覺而侵鄰國以結怨於諸侯則莊公之為人果不足以為君子而小人之歸矣

三月宋人遷宿

宿宋之附庸也而介於宋魯之間隱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二國相要同盟於此則其在宋魯之間審矣公侵宋宋蓋疑宿之微為魯所逼而降之於是遷其國都內近於宋焉然則滅乎未也遷其社稷之守近乎宋猶以為附庸也故不書滅魯固不彊於宋也公一侵宋宋閔遷附庸而避之亦足以見閔之懦矣夏齊宋俱次于郎而宋師獨敗宜宋之怯不能庇宿也噫力不能庇心不忍棄乃構其民而遷之後遂不復見於經以傳考之則其地卒在魯定十年侯犯叛駟赤誘侯犯如宿犯從之則地入魯久矣豈宋遷其地而據其邑卒入於魯邪考乎此尤足以見宋閔之不能庇宿雖遷之無益

於宿之亡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公敗宋師于乘丘

師次于郎有待也待魯之服也前日公敗齊侵宋齊宋均有憾於魯則其伐我蓋有詞矣尚何待曰惟有詞而不忍鬪其兵故待焉威公以諸侯之師次于陘以待楚楚使屈完來盟于師故不戰而反楚雖夷狄猶知義也齊宋次于郎而敗宋師于乘丘莊雖諸侯曾夷狄而不若也魯之納糾侵宋皆無名之師而待於近郊魯固可求成矣反乘二國之無戰心詭謀而敗之莊公尚為知義乎凡外之

來伐不書伐我書來戰或侵我西鄙伐我北鄙聖人皆迹實而書之不諱也今非侵非伐非戰而師次于郎本問罪之舉焉故聖人亦迹實而書次不誣人以過也然齊宋同次于郎而宋師獨敗又以見齊威不忍鬪其民全師而反宋則不忍其忿鬪之故獨敗也不然齊宋同敵魯宋敗齊兵安得獨無傷乎嗚呼齊威於是蓋有伯心非前日之小白也聖人亦因其功過而書之昔為桀跖今為顏閔聖人無私也跡其實以寓賞罰而已凡春秋伐而書次者善之也救而書次者誅之也伐而次蓋有所待不脅忿而遽疾於人也救而次則有所觀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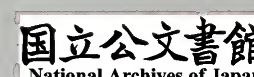


而不進矣聖人察其情以求其善惡不可謂書次
同一貶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於此始見經而所書者敗蔡師虜獻舞說者曰
州而國國而子以漸進之吾不信也蓋前乎此荆
雖彊未遽侵犯王略然蔡侯鄭伯會於鄧則聖人
蓋已憂之矣中國諸侯無人慮此者今齊威初得
齊蓋有伯心焉故聖人於敗蔡之事首書之以見
荆將吞噬中國諸侯不可不慮以起齊威之伯業
也荆楚之彊亘古而然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
先叛詩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莫敢不

來享莫敢不來王商德中衰則有所不庭矣故武
丁之興撻彼商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而後帖服
焉周之盛時周公在朝莫敢不臣詩曰戎狄是膺
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周家中饋則有所不臣矣
宣王之興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
猷而後能服之然當商周之盛時朝貢於庭亦不
過曰荆楚舒而已未嘗見稱人稱子也或稱荆或
稱楚初無輕重而後世見經始書荆繼書楚初來
聘書人後又書子遂以為進之且成湯高宗周公
宣王惟懲而服之孔子遽反成湯高宗周公宣王
之道而進之乎無是理也然則其所書之異何曰



書荆書楚書人書名皆從史文惟書子不書子為
 聖人之意蓋楚自周之前無封爵直南蠻爾及鬻
 熊事文王文王師之有書曰鬻子其後成王封其
 曾孫繹於楚以子爵於是列於五等之末及春秋
 之世日以盛彊遂僭稱王雖其僭出於君而實國
 人奉之也至於通中國則以中國之爵為榮故會
 諸侯遣聘使以子爵自稱聖人亦因其自稱而書
 之僭王則聖人惡之然因其實而書王則土無二
 王不可以訓於是還其所封之爵以子書之若曰
 楚雖彊大極其所封之爵不過曰子所以抑夷狄
 之彊以尊王也若夫書荆書楚書人書名皆從其

俗蓋善惡淺深自見非聖人新意也或者又以楚
 書子為聖人據禮而稱之此又不然記曰東夷南
 蠻西戎北狄雖大曰子此則漢儒採春秋之文而
 立言非春秋之前先有是言也謂楚屬南蠻而稱
 子可也東夷北狄西戎安有稱東夷子北狄子西
 戎子者哉此漢儒謬說非先王之典也不可以證
 春秋蔡侯獻舞即蔡季也吾於自陳歸于蔡既論
 之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滅人之國勦人之祀固重也而世有所不免君子
 蓋視其罪何如爾夏啓之誓曰威侮五行怠棄三

正天用勦絕其命周公之典曰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罪非是二者則亦不至於絕與滅也然成湯之興仲虺作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則兼弱取亂侮亡未必皆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與夫內外亂鳥獸行者也蓋弱不能自存則兼之亂不足治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何甘誓周典以絕滅為重而仲虺以取亡為輕也蓋成湯之興伏羲以正天下所存者大則所亡者輕矣今譚之惡不見於經傳齊侯以一舉而滅之君子蓋疑焉然聖人於齊書師不書人無所貶於譚子書奔不書名若無罪也蓋譚之

罪固不至於滅而齊師滅之所以示威於楚九月荆敗蔡師而虜蔡侯其鋒不可戢視中國若入無人之墟也齊威圖伯之謀固不得木示威以懾之齊威之志則然矣而譚之罪不至於滅故聖人書子予其示威於楚則書師責其滅人之罪故不名譚子其褻貶異文而各有義也不二年而會於北杏聖人又顯而爵之蓋子其圖伯之謀也雖非成湯取亂侮亡之心而迹近之聖人豈以成湯望齊威哉子其迹而已孟子曰湯武身之也五伯假之也於是蓋可見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莊公於此三敗齊宋之師矣屢戰屢捷公蓋以為善戰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蓋以結怨連禍民被其毒也子產以無文德而有武功為鄭之憂范文子以君幼而有武功為晉之患莊公豈特無文德而幼者哉其惡蓋播於天下諸侯均不齒之而又結憾四境君子為之懼也幸齊威方圖伯不以小忿為念宋閔旋被禍而絕報怨之師不然公敗宋之師魯之禍也非福也

秋宋大水

外災何以書往弔也魯讎於宋何為弔之幸之也

再敗宋師宋怨弗忘報爭今宋大水則謀不及魯矣魯故幸而往弔為災無赴告之義非弔無以書之弔而書於策聖人亦因史冊而書之以見公之結憾鄰國乃幸人之災以緩報怨之役何以為國乎

冬王姬歸于齊

魯主之也魯周之懿親也所以為王主婚固多矣惟莊公之世兩書王姬歸于齊所以見莊之無父也不然同姓主婚常事爾何以書之不書齊逆亦常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叔姬伯姬之媵也媵不書所以書者非常也故歸紀歸鄫卒葬皆書焉叔姬自隱七年以媵歸紀迄今三十有四年叔姬蓋垂白矣以垂白之年不幸而紀亡紀侯大去不知其所終幸紀季以詐謀挈邑而入齊以奉宗祧於鄫紀之五廟猶血食也然伯姬既卒繼祀事者誰與謂紀之亡而鄫之微遂棄而勿顧其如宗廟何故不忍棄其衰殘之念而復歸焉全節中義而不失婦道有足嘉者宜聖人不以其媵妾之賤不憚辭費而究其始終所以存節婦之風為天下勸也說者乃曰嫂無歸叔之義且以垂白之姬夫又何嫌小人不成人之美而擠人之惡果聖人之心哉聖人於詩存柏舟之什春秋著歸鄫之事垂訓遠矣觀乎此非徒全叔姬之節亦足以見紀季之果能奉社稷於鄫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弒君及其大夫三累也於允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既言之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八月弒君而十月奔陳宋尚為有臣子乎陳佗奔蔡蔡人殺之聖人與其討賊之詞宋萬奔陳而陳安之陳蔡之善惡判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
 北杏之會威公圖伯之初也圖伯之初而首以爵
 予之許其伯也古者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八
 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
 為左右曰二伯所謂上公九命者則伯之名蓋起
 於是今威公之立不受命於天子則所謂伯者分
 州之伯歟抑九州伯之伯也古之所謂伯天子命
 之也今威公之伯春秋命之也曰春秋空文也安
 得有命蓋聖人代賞罰而作春秋則春秋之所予
 若天子之命也周衰方伯之職不修諸侯不知尊
 天子而攘夷狄周替於上楚僭於外聖人蓋憂之
 今齊威之興哆然有圖伯之心而齊實方伯之後
 也於是聖人以權許之豈苟許之哉許之於初所
 以責之於後也故今日北杏之會諸侯皆人而齊
 獨書爵尊之異於諸侯所以責其尊天子攘夷狄
 之效也而威公果能不負聖人之責成九合之功
 伐楚於召陵而折其疆暴之鋒中國恃以不夷狄
 者威公之力也聖人於春秋詳威公之始終以答
 羣弟子揚管仲之不烈公子其君而私稱其臣所
 以露春秋之旨使後世知吾春秋實予齊威也則
 北杏之會書爵列於諸侯之上豈非許其圖伯之
 始也哉

夏六月齊人滅遂

前日滅譚聖人書師今日滅遂聖人書人譚遂均不宜滅而春秋一予一奪何也前日書師非予之也權也今日書人非苟奪之責其正也前年楚人滅蔡凌轢中夏聖人將許其示威以圖伯故以權予之今既為北杏之會伯業萌矣而齊威不能安靖小國和協大邦宣禁令以安王室合兵力以帖荆楚乃以諸侯小不順則遂舉而滅之是怙其彊也非安輯諸夏之意也故聖人復貶而書人前予之今奪之非私也迹其善惡而已故譚子書奔而遂君不書奔奔者不能保其國之稱也譚子有不

能保其國之罪以啓齊之滅故書奔遂無罪而齊滅之故不書奔觀乎此又足以見滅遂之無名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敗齊師未嘗與齊通也北杏之會莊公不與今齊威以遂不至而滅之公懼尋會于齊齊侯盟于柯平于齊也說者以莊公忘父讎復通于齊茲蓋不然襄公莊之親讎莊且比之威公襄之弟何與於讎不責於比襄之罪而責於從威之盟非春秋意也然則柯之盟許之乎曰魯聞齊之名有所不安也況盟其君哉然春秋之法重責其初而略其

終其讎之切者莊固親之何有於威聖人既責之於襄則今日之盟有所不問也特其從伯之會始於此矣公羊載曹子於盟齊歸汶陽之事以為齊威信於諸侯自柯之盟始焉經不書歸田況汶陽之田至鞏之戰而後能取無足據者然以為威之信自是結於諸侯則有之何則公伐齊納糾于威為至讎又敗齊師于長勺郎之次齊又不得志則魯之怨齊蓋未償也今頓釋前憾而為是盟威之心蓋休然有容矣宜諸侯之心服也曰威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其說是也其事非也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外書人而內書單伯則內外皆大夫爾或者以書人為貶齊非也齊侯何罪哉宋背北杏之會齊釋而不伐則諸侯攜矣伐宋之兵伯主之權也非過也單伯復會故再起伐宋之文齊將伐宋不期於魯自柯之盟始平爾齊不保魯之必從也故不敢期之魯見宋不至而齊伐之於是懼而以單伯會伐焉後期也後期而齊威不問此所以服魯之心而得其從郵之會也大夫不序將卑師少爾

秋七月荆入蔡

先治內而後攘外伯主之序也今齊威圖伯三年

得魯而失宋諸侯蓋未協也而荆又入蔡齊威蓋患之而未有以制之也說者遂責威公不能服楚是亦責人之難矣夫穫稻梁必春耕夏耨秋耘而後冬得而穫之種未入土磨刃而將刈焉吾竊笑其愚也荆之彊暴非一日矣不可擺而取也必安靖中國內治而後攘之宣王之事也不然未有以待虎杖尺箠而搏之有不觸其怒而為其噬者幾希故其後凡二十六年諸侯協從中國無釁而後伐之亦足以見楚之彊不可俄而服而齊威之靖安有謀不為不審之計以敗中國也或者於此責威公以不能治楚蓋書生之論非燭理者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周衰方伯連帥之職不修諸侯魚潰鳥散無或宗主人各有心心各自負掩然無相下之志故威公之興驟舉而合之蓋亦難矣故一得國公樓諸侯而會之以一其心今伐宋而得宋於是會于鄆鄆之會為宋也單伯魯大夫四命之孤也不名說者以為王臣於此灼見其非也春秋書王臣必列於諸侯之上以主會如僖八年會王人某侯盟于洮九年公會宰周公其侯于葵丘則王臣皆書於會之下以主是會今單伯書於會之上如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季孫行父會齊侯于穀皆內臣也其文

自順說者疑魯大夫無書字者不知公之孤四命附庸之君入仕於魯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踰年再會于鄆懼諸侯之離也會之於春見之時所以協諸侯之慮而啓其尊周之心也左氏以為齊始霸未也伯當在十六年幽之盟爾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哀姜均齊女也二女均有罪而齊威殺哀而釋文何也義之所在也文姜通於襄襄兄也殺文姜則為暴兄之惡釋而弗問遠之之道也哀姜通於慶父慶父賊也以義殺之內足以滅惡外足以

懼賊於姜為安也齊威於此蓋亦有所審矣然威公方圖伯而姜如莒未必不為伯業之累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郕

郕邾之別封裔出於邾也其地在徐州徐隸宋也蓋附庸於宋也叛宋而宋伐之爾連齊人者魯伯主之令也郕者邾之所自出懼其叛而入於邾也故同邾人伐之宋謀則深矣葭爾附庸其能容三國之師乎三國皆人貶其毒也

鄭突誠不令之人哉初因宋篡國既而背恩為讎
 及居於櫟則又宋之力也今賂傅瑕殺子嬰而入
 鄭是再篡爾齊威方伯赦而不討蓋用寬典而突
 不知世有伯主非若前日魯允同惡相濟之時也
 而欲以舊怨侵宋焉可勝討乎故明年三國伐之
 荆又伐之突方知伯主不可不依而宋之不可伐
 也於是同盟于幽

鄭人侵宋

鄭突誠不令之人哉初因宋篡國既而背恩為讎
 及居於櫟則又宋之力也今賂傅瑕殺子嬰而入
 鄭是再篡爾齊威方伯赦而不討蓋用寬典而突
 不知世有伯主非若前日魯允同惡相濟之時也
 而欲以舊怨侵宋焉可勝討乎故明年三國伐之
 荆又伐之突方知伯主不可不依而宋之不可伐
 也於是同盟于幽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齊伐鄭而序宋於上示伐之名也伯主之兵不可無名而動無名之兵曲曲則無以今天下讎鄭者宋也而齊伐之鄭其怒然無辭乎故序宋於上明宋伐之齊雖伯主順其義而已矣故鄭服於幽之盟鄭宋釋怨而同盟知齊威之義正不可不順也將卑師少稱人

秋荆伐鄭

楚將憑陵中國蔡鄭實當其衝東諸侯未知有楚而蔡鄭首蒙其害其為國亦難矣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齊威雖患之然力未能制也鄭於此不依伯主其能立乎一從幽之盟而楚不敢窺鄭者十有餘年則謂威公之伯無益於中國誠有不信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齊始伯也前乎此未有同盟者而此同盟焉此齊威由之而伯也盟之禮重矣二傳皆所不識周禮衆見曰同衆同而盟於方岳之下是云同盟古者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為宮築壇以木作方明方四尺設六色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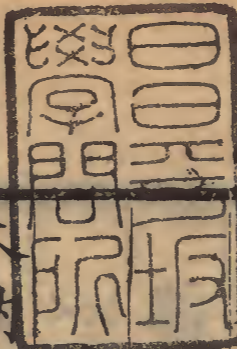
黃四方各以其色陳幣玉加壇上諸侯各立於方明之下王乘龍旂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諸侯因同盟於下方伯臨之所以一諸侯以尊天子故曰同盟周襄巡狩之禮不行方岳之會無之久矣威公於此蓋假是禮以臨諸侯各國其國各家其家宋殤不王鄭莊拒伐魯允輸朝宿之邑衛朔抗子突之師來聘而魯不報錫命而魯不朝問於他邦知其皆無王也威公於是慨然有尊周之志合諸侯而示之以方明之禮臨之以衆同之盟雖王不在是而其志有足尚者聖人不與尚誰與哉故八國之君皆貴而書爵其子之也至矣揚子

曰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此言得聖人之心也然八國皆爵而內不書公一以為微者一以為諱之且八國同盟魯敢以微者閒之邪以為諱之固是也而未得其實且魯有父讎於齊所當諱也然於襄公不諱而於威公諱之於柯之盟不諱而於幽之盟諱之何哉蓋諱幽之盟所以存君臣父子之義為威公全尊王之舉也且會而列姦管仲以為不可而列讎果無累於盟乎且幽之盟非私盟也為尊王而盟也君臣之義不可廢則魯莊會之是也而父子之義其可廢乎莊之會幽固忘父子之義矣而春秋必為之諱者存父子之義

也存父子之義非為莊也為威也莊公在所不責矣而威公尊王乃使人廢父子之義則威之為累大矣故諱之若莊不在是者為威諱也諱之則君臣父子之義全而幽之盟愈可貴矣或以為莊公諱何不諱於前而諱於後也未達其旨

邾子克卒

儀父也至是齊威既伯為之請命於王也故書子右莊公盡十六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筵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